

我有我天空 - 第 36 集 - 郭美華 - 賣糖果的美華

主持：W William

嘉賓：華 郭美華

W：在在我有我天空裡有很多嘉賓也有自己的獨特才華，例如：讀書、音樂、攝影很厲害。今天請來的嘉賓跟剛才說那些不同，她烹飪、煲湯也挺厲害的。郭美華，妳好。

華：Hi，你好。

W：怎樣稱呼妳會好一點？

華：美華。

W：簡單一點。知道妳要坐輪椅，因什麼事而要坐輪椅？

華：出世時我已有腦痙攣。

W：為何會導致這樣？

華：初時不知道，後來媽媽說「是因為出世時作小產，出世時只得三磅左右。」

W：三磅很細小了。

華：是啊。

W：即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先天不足。

華：是啊。一個正常三歲多的小朋友懂走路的了，但是我連坐起來也不行，未能坐起來，整個人是軟軟的。接著媽媽便帶我去看醫生，醫生驗出是先天不足影響了腰骨和腦部。因為發現得遲，腦部受到些影響，令手腳協調較差。原本媽媽希望我做手術令情況好一點，但是醫生說「沒用的，因為我們最針對的是骨科。」

W：你不是骨科。

華：他說我不是骨科引致，是因為腦部細胞死亡而影響。「這樣做只是增加小朋友的痛苦，實質改變不會很大。」媽媽聽到後便決定不做了，因為那時我還能夠爬地、自己照顧得到自己，又不是很大的問題。

W：明白。妳那時的起居飲食如何？

華：沒有什麼。到了正式搬屋時，媽媽說「我們現在自己有廚房、廁所，不如這樣吧：反正妳白天在家，就自己煮食吧，哥哥放工回來有得吃。」我不夠力拿火水，她便買支掙回來。

W：就是這樣倒過去。

華：是啊，掙過去。

W：有一件事一定不行了：那時的房屋格式、爐灶的高低不同現在，現在的可以改裝修。以前怎麼辦？

華：我那時沒有問題，很有趣！以前舊式公屋的家跟露台是有一級很高的梯級。

W：是、是，我以前也住那些。

華：我就是利用那個東西來頂著。

W：妳挺厲害啊，那樣也讓你想到。

華：沒辦法！那時候有很多問題是要自己去想辦法，不會像現在有人替我們設計。

W：沒錯，妳第一次煮菜煮什麼？

華：記得第一道是煮蕃茄紅衫魚。

W：不是吧？煮那麼複雜的東西？

華：是啊。

W：紅衫魚清洗也是妳自己處理？

華：是啊！買回來……

W：鱗片也是妳自己整掉？

華：鱗片在街市那邊處理，內臟那些也整走了。但回到家後，自己也要清洗。

W：自己加工。

華：是啊，清洗後還要用調味料，這些也全是自己處理。

W：第一次煮的紅衫魚熟透了嗎？

華：熟透的，不過較為爛一點。

W：那時最難煮的是什麼？我說是那年代。

華：湯。

W：其實煮兩、三道菜已經很足夠，還要有湯？

華：是要有湯的，就算是「滾湯」也一定要有湯。

W：煮食自然要買去菜，那時是誰負責買？

華：我十多歲時候就是媽媽買的，她不會問你買什麼菜，她買什麼便煮什麼。

W：但後來妳有輪椅，妳多大時有輪椅？

華：十六歲。

W：可以自己出外了？

華：沒有用啊！我附近的街市在斜道下面，根本去不了。那時只可以圍著周圍的士多走，街市在斜道下面我到不了。

W：那時開心嗎？

華：你問我開不開心？說真能夠出外已經很好，十二歲至十六歲那段時間全部在家裡，除了看電視，根本沒有會接觸得到。到後期自己要出外時，真的覺得很困難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十多年一直也沒機會出外，我正式出外是十九、二十歲。

W：嘩！才第一次面對戶外？

華：是啊！那次還是參加有車接送的復康會活動，去到當地。

W：目的地？

華：是啊，沒有機會自己出外乘車。

W：其實真的反而令妳能力上沒有成長機會，或不會很易適應出外。

華：我又不覺得，因為那時只是不服輸。

W：噢。

華：我的性格不服輸，常常覺得「為何我不能走遠一點、再走遠一點？」到我二十多歲才可以開始自己出外，因為已有電動輪椅了。第一部電動輪椅也不敢用，因為電動輪椅不像現在那麼先進。但我也自己駕過車出馬路……

W：妳也挺勇敢！

華：我覺得不走出第一次，便很難走第二步、第三步。那時才正式自己駕車去買菜。

W：說起買菜……我想問一下，妳坐著輪椅的，而街市裡很多人的。

華：現在很多坐輪椅的人自己也知道，你不會選擇最多人的時間去買菜。我通常的買菜時間是下午二時左右。

W：即是剛剛開市。

華：下午剛剛開市的時間，便去買菜。基本上自己會很清楚哪些事情自己做到、哪些做不到，比如說突然要弄粉葛「煲湯」，這些事通常是店舖的人幫我先弄好，他們也會很樂意。

W：厲害啊。

華：他們也會很樂意幫助我削切粉葛。另外，比如買菜，菜檔的舖面較為狹窄，

我們常常去買菜的，他們通常會問「妳買什麼菜啊？有什麼妳想買？」我們便告訴他們。只要不要選擇最多人的時候，魚、肉也可以自己在街市裡買得到。

W：OK。說起吃東西，那時說妳是跟家人一起，有沒有邀請朋友來妳家品嚐妳的美食？

華：也有朋友上來的，因為我很喜歡自己買材料「煲湯」，知道有些朋友本身手腳不是太方便「煲湯」，很多時候「煲湯」後便……很多朋友在我附近居住，我便打電話給他們叫他們上來喝湯、聊聊天，很多時候也是這樣。

W：即是當大家一起聯誼。

華：是啊，聚一下。通常各有各自己的生活、各有各自己工作未必常常能見面。

W：明白。說起聯誼，我知道妳很喜歡四處去的。

華：是啊。

W：妳喜歡玩什麼？

華：我喜歡做一些服務性的，比如我最近也探訪一些探訪老人，因為我發覺傷殘人士去探他們，他們會很開心。

W：那些是什麼性質的老人們？

華：都是獨居的。

W：獨居長者。

華：他們自己居住在一個單位，你去探他們，他們會很開心。我試過去探他們，他們會拿很多東西出來招呼你，很熱情的。

W：請妳吃東西、喝東西。

華：就算是告訴他不用了，我們吃了東西才來，他們也說「吃吧，吃吧！妳們上來很辛苦、很熱！」現在一直是這樣。另外，我喜歡旅行。

W：等等。本地？

華：No，外地。

W：有些行動方便的朋友陪你很容易？

華：不是，我多數跟兩位、三位也是傷殘人士。

W：那麼他們使用手叉還是坐輪椅？

華：坐輪椅。

W：即是兩、三部輪椅去旅行？

華：是啊。

W：不是吧？

華：早兩年去過澳門兩次。接著，上一年年尾去了台灣。

W：台灣？台灣要說普通話的，妳們可以嗎？

華：我懂說少許，但是我懂聽和懂說閩南話。

W：厲害啊！

華：因為我是廈門人。

W：你是廈門人。但是那邊的設施配合得到妳們嗎？

華：很多也配合得到，當然有些未能配合，於是你便要想辦法。比如酒店，我們上次去了台灣，那間酒店很有趣，正門全是梯級，要從後門經過人家的洗衣場……

W：洗衫房。

華：經過了才能進入酒店，入到了酒店後，洗手間也有一級。

W：那怎麼辦？

華：之前基本上已跟他們聯絡好了，傷殘人士坐電動輪椅，有很多東西要準備好。我們去過，我亦有朋友去過，之前已跟他聯絡好了：該租住哪間酒店或是哪間航空公司，因為試過很多朋友去到了機場被航空公司拒絕。

W：吓？

華：不讓他登機。

W：是什麼原因？

華：因為他坐電動輪椅，他用的電令航空公司害怕……

W：爆炸？

華：航空公司怕在貨艙爆炸會影響航空，所以去之前要先他們溝通好，以及要想辦法斷絕輪椅的電源。

W：也挺多學問的。

華：這些事情全是要去之前自己準備好了。

W：我想問一下，當然有很多人喜歡去旅行，但為何妳要選擇自由行？跟團的話有人這樣替妳聯絡，安排好所有事不是較好嗎？

華：我反而不喜歡，自由行可以看更多當地現實社會的問題。

W：是怎樣呢？

華：因為很有趣，台灣那邊政府把一些很煩的事給了傷殘人士做，比如是什麼？例如推銷保險、去名勝古蹟地方賣紙巾，所以商店一看到有傷殘人士便會不高興。我有一個經驗就是去買東西，去到那間店舖門前有一級，但我也能上去的，推開門便走進去，老闆娘很不友善。我以為發生了什麼事，奇怪為何會這樣，後來我跟她聊天了一會，她問我們從哪裡來，我用閩南話跟她說「我們來自香港。」後來她說了為何對傷殘人士這種態度，她不是對我們有惡意，只不過當她們接觸每一位傷殘人士進店舖時都做推銷的，不只是進一次，而是每天也有人走進去便覺得很煩擾。我覺得很可惜，如果在那麼大的

國家裡每一個傷殘人士不能自由地生活，根本外面的環境對我們已不是很友善，你是會覺得很難堪。

W：沒錯！其實社區一定存在不同能力的人，如果社區沒有不同能力的人，那個不是一個健康的社區。

華：是。

W：說回庇護工場，我知道妳到過庇護工場工作。

華：是。

W：那時有多大？做些什麼？

華：十六歲之後，現在的庇護工場局限於包裝、加工的工作。

W：手藝的工作。

華：但我初時入去的第一年可以說是不正統的，包括了很多東西。例如：木工、手工藝、藤工，其他工作的都有。由那邊的社工分配，他們覺得我們適宜做那一樣便做那一樣。

W：OK。

華：但可以說是很悶的。

W：那怎麼辦？妳接著做什麼？

華：我入了庇護工場其實也有好幾年，初時希望透過庇護工場學到一技之長，比如在電腦或其他方面可以做到的，但實際上不行。可能那時自己的年紀較小，希望有些東西可以實際找到自己的生活，以及找到自己的興趣，我不想就這樣過。我沒有選到它的一條龍即是入了工場，跟著便入宿舍，我沒有選擇這條路。我二十多歲便退出來。

W：但那時妳不害怕嗎？因為主流是這樣的，妳走出來又做什麼？

華：坦白說，那時到現在都有這個想法：我不甘心過這樣的生活，我希望自己學到一些實質的東西。

W：我知道妳真的學到些東西，接著便當一個職業那樣做。

華：是啊。

W：那時在做什麼？

華：我想過學電腦，便入了其中一個中心學打字、排版。

W：是學中文打字？

華：是啊，中文打字。那時不是很盛行的，距離現在也有十多年了。

W：嘩！學中文打字要學多久？

華：學了一年左右，同時學排版，我已經可以開始幫客戶輸入資料。

W：那挺好、挺方便啊！接著妳便沒有工作？

華：其實我還有工作的。

W：還有做什麼？

華：後來我去了賣東西。

W：完全沒有關係的！賣電腦產品的東西？

華：不是，是賣一些糖果、紙巾、香口膠。

W：妳有舖位？

華：No，「走鬼檔」。

W：「走鬼檔」？妳一定輸吧。

華：那時我的工作空間就是一個果籃放在膝頭上，因為我那時專賣日本裝的糖，我那時看到本地糖不能做生意，能夠做的就是日本糖，我真的選擇了這樣。

W：怎樣？自己拿回來包裝？

華：批發拿回來，自己包裝、自己再賣出去。

W：在哪裡賣呢？

華：地鐵站。

W：你不要跟我說妳在牛頭角。

華：是啊，我真的在牛頭角地鐵站。

W：牛頭角一出來有位坐輪椅姐姐賣糖果原來就是你。

華：是。

W：我們要跟聽眾先說一下，因為很多人在我看不到後才跟我說「牛頭角出面有位姐姐賣些糖好好吃的，有沒有吃過？」「沒有啊！我都不知道有，下次你經過便問他，或叫路人帶你走過去，晚上她一定會在這裡。」

華：是啊！我是晚上開的。

W：說起賣東西，有沒有人「蝦蝦霸霸收陀地」？

華：陀地就沒有，但曾經有過一個小朋友走來偷糖果。

W：即是見到妳坐輪椅便搶。

華：是啊，被我當場發現。

W：那怎麼辦？

華：我捉著他，我說「你是買糖果的就買糖果，如果你不是買糖果的，我隨時可以拘捕你。」

W：要誠實一點啊！

華：因為偷竊。我說「你現在想怎樣？」他說「不好意思啊！我不是有心的，我

想吃。」我說「你沒錢想吃的可以跟我說，但是你偷我的糖果就不行。」對嗎？

W：對啊！

華：我說「今次這一次就由它，不要讓我看到你有第二次。」

W：我想問，你第一天擺攤子賣得多少包？

華：一包也沒有。

W：為什麼？

華：真的是一包也沒有。

W：妳賣得很昂貴？

華：不是這個問題。其實我的客後來跟我說「你賣的東西會否過期的？」

W：又對啊。

華：捐款那些、做義賣那些有時候是過期了的。

W：妳不說起這事情，我又沒有留意啊。

華：他說「那些很多時候是過了期、或是爛掉了的。」我說「你放心吧，我真的是自己做生意。如果我的東西真的有壞，我基本上是留在那裡的，你立即拿回來，我立即換給你。」

W：妳真的挺厲害。

華：我就在那裡一做便做了十多年。

W：風雨不改？

華：是啊，風雨不改。

W：嘩！朋友們聽聽吧，常常說沒工做、沒出路，我們今天這位嘉賓做了些什麼？

做了什麼見證出來？

華：其實不能說是一個見證，只是每一個人要為自己的生活而生活，真的為自己
想辦法生活，而不是人家想辦法幫助你。

W：對。

華：人們幫你只可以解決一時，但是你自己幫助自己就能解決很多問題。

W：厲害啊！雖然妳手腳不方便，但也是用自己雙手去解決的了。

華：一定。

W：最後問一下妳，有什麼夢想？

華：我？現在我很希望接下來的日子可以去一次英國。

W：又是自由行？

華：是啊！自己去。

W：有沒有近一些預我一起，英國那麼遠我撐不了。

華：較近的我又不想去。

W：還有什麼夢想？

華：現在香港的社會對傷殘人士，較某一些較為落後國家好，但我希望可以更加
好。以及，我還希望香港的傷殘人士能夠努力點，我覺得因為現時很多是安
排宿舍給他們，他們沒考慮過自己能夠一個人生活。其實我很贊成現在傷殘
人士可以一個人獨自生活，因為這樣你可以面對很多在宿舍、在庇護工場學
不到的東西。

W：沒錯。

華：我真的希望他們鼓起這份勇氣來生活，我也可以，為何你們不行呢？

W：跪著煮食也可以，現在這麼高科技，怎會不行呢？

華：以及現在有無火煮食，可能你們較我做到的事會更加多。

W：所以下次要到妳家過招才行。

華：好啊！有空過來喝湯。

W：我也懂得煮幾道菜的，你不嫌棄我搗蛋便行了。去完英國、或是去些較近的預我，再上來跟我們分享一下有什麼有趣的事。

華：好啊！

W：多謝你，美華！再見。

華：再見。